

# 中國醫藥的前途

張拙夫

自十八世紀瓦特 (James Watt 1736-1819) 發明蒸汽機以後 (註一)，歐西文化思想，隨工業革命之演變，發生諸多激盪。我國於道光二十二年 (公元一八四二年) 鴉片戰爭以後，亦因歐風東漸，而隨之發生諸多變化。心理上是徬徨不安，對外則由懼而媚。此現象的危險甚於列強的壓迫。雖國父大聲疾呼：「發揚民族道德，保持固有智能。」但仍挽不住，五四運動時所謂一般「新文化學者」的全盤否定。我國固有的道德、思想、學術、技能、均在這激盪的狂飈中，重新再經一次攷驗。也因此證明了它本身的價值。同時也引起世界各國的注意，雖於今日自然科學已進入原子時代，但他們仍在研究中國的學術，保存中國的學術。甚至我們的學者研究本國學術要翻翻外人的著作，到外國去找資料。我們對此，只可說這是激盪的狂飈，帶給我們的損失。

要知一種學術，能「永垂不墜」必有它持續的條件，與存在的價值。各種學術如是，中國醫學亦如是。中國醫學，迄今已有數千年的歷史，於狂飈激盪中，尚能綿延不絕者，亦基於這一緣因。

中國醫學既有深遠的歷史，與不朽的因素，而為什麼陷入消沉？又為什麼遭人的非議？這實在是我們應研究的一個問題。

凡是一種學術，必有其學理的基礎，與理論的依據。即是它有一套的說法，來說明其對事體的見解。有時此種學說並非能人人明白，人人都可瞭解。於是啓人困惑，而引起迷離。這是必然的情勢。中國醫學所持的陰陽五行六氣理論，今天為人指為「玄學」即是這個道理。但我們於不深切明瞭以前，不能否定這種理論是錯誤的。

中國醫學因其於理論上令人費解，乃造成今日所處的地位，進而把它一切的成就都視同敝屣，實在是可慮的！人人都願追求「新知」，追求「新知」是進步的現象，應該如此。但只求新知，而不知「舊知」有勝於「新知」，這是研究學術的絕大損失！

那麼中國醫學的前途，是什麼？我們應該怎樣做才能「起萎振靡」？我願就此提出我個人的看法。

我覺得要使醫學的人都明白中國醫學的學理基礎，應該多從闡究深遠的學理着手。這並不難，只要將現有的學理，多作研究工夫，提出一套理論體系。定會引起人們的重視的。譬如：

1. 今時舍爾耶氏 (Hans Selye) 有 Stress (註二) 為重要病源之說，震撼世界，使一般人對醫學觀念因之改變。其實此一「新學說」，我國在周朝早已知道了。那時已知七情 (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) 之為害，即認為情感必須適度，和諧，方能保持健康。若失掉平衡，即是健康的大患。過度喜樂之為害，無遜於過度憂傷。此說與舍爾耶氏者若合符節。

2. 西洋醫學尚以物質為出發點。現在始憬悟心靈的力量，提倡「身心醫學」 (Psychosomatic Medicine) 此係方在形成中的一種革命醫學新觀念，而在我國自古即視身心為不可分割的單元。視病者為患病之人，而不只視之為病體，且極注意心理；常利用心理治療法，而奏奇效。故謂我國醫學為「身心醫學」實名實相符。

再就藥物的成就來講，以副腎荷爾蒙 (Adrenaline) 及維他命為例：

1. 外國對副腎荷爾蒙的提出，不過六十餘年。晚近始知蟾蜍之腺液，可以提出荷爾蒙，以治心力衰竭，及作局部止血劑。而我國在九百餘年前已用蟾蜍入藥，並知用於治衄出血及興奮疲弱之心。此見宋寇宗奭之本草衍義。

2. 外國對維他命的應用，其文獻最早者為一六〇一年，英人蘭卡斯特 (Lancaster) 建議載運橘子及檸檬入東印度公司之船，以防壞血病。至一七五三年有連德氏 (Lind) 名著「壞血症論」之刊佈；迨一八六二年，有日人高木氏 (Takaki)，改良日本海軍膳食，以防腳氣之提議。以上所舉，皆為研究維他命之里程碑。而在第六世紀初，我國醫書已提及用豆以治腳氣。據陶弘景之名醫別錄，大豆「除痺去腫」，唐孟詵之食療本草，謂大豆「治丹毒腳氣」。赤豆小豆「甚治腳氣」。我們對維他命的研究，已早外人凡一千年。

似此種例證很多，它是由經驗的積聚而來的。所謂經驗是實驗的成果。而實驗亦以其學理為根據的。吾人不能因其未舉出：維他命副腎荷爾蒙，身心醫學等名詞，而譏其不科學也。

中國之醫學及藥物學，係數千年由人體實驗而來。積多年之經驗，諸般印證而成學說。西洋醫學，係經解剖和化學分析而來，雖方法不同，而合乎科學則一。我們只要多做研究工作，把固有學理，作有系統闡釋，對固有的成就作確切的發揚，再不

(下轉 P. 50)